

塑料袋

曹晋

以前有人往我手里塞个塑料袋，后来我自己兜里会揣个塑料袋，现在谁再给我塑料袋，我就会恶狠狠地说“不需要，你看不起谁呢？”我与塑料袋的渊源要从我那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说起——跟着通航的飞机去增雨、去灭火、去救援、去巡逻……

4年前第一次跟着米-26机组执行北方林区灭火任务，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直升机。上飞机前机务人员像母亲一样“千叮万嘱”在机舱里的注意事项。原因是到了火场，空飞机里的人都要自己忙自己的，没有人会照顾我，他们还不忘记给我手里和包里塞上四个塑料袋，诡异地对着我笑了笑说“这个很重要”。

我愣愣地接受着“馈赠”，登上了飞机。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地面越来越远。高噪和震动，我下意识地攥着塑料袋。快进火场时吊桶操作员把机舱两侧的瞭望窗打开，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下方的火场情况，我也好奇地慢慢靠近打开的瞭望窗。哪知道就在离窗不到一尺的距离，突如其来的巨大吸力，让我眼前一片模糊，我最心爱的眼镜被吸出窗外。没过一会儿，好兄弟白晨在我面前比比画画，最后用笔写上“小心手机、相机不要被吸出去”的纸条递给我。我无奈地告诉他，我的眼镜已经被吸出去了。他在纸上回了两个字“正常”。飞机刚一进火场上空便如同醉汉一样，上下左右晃动，此时的我恍然大悟塑料袋的用途。也许害怕和兴奋让我忽略了胃的感受，一次飞行下来，塑料袋“完璧归赵”。

参与记录人工增雨，两个字“刺激”。上飞机前手里被塞了数不清的塑料袋，而且身边还有一只红色的塑料桶，升级版的配置让我隐约感受到这次注定是我人生中难得的经历。果然飞机刚进300米高的云层时，我就感觉有一种被人抢来抢去的感觉，失重爬升反反复复，好不容易进到3000米的云层时，飞机外面是仙气飘飘，机舱内是异常“热闹”，斜对面负责操作烟条设备的女孩，一直保持弯腰的姿势，塑料袋一会打开，一会合上。本来想上前安慰她一下，可是看看自己也是自身难保。虽然胃不舒服，但低温才是我最大的“敌人”，单薄的衣服很难保住体温，我发现座椅后面有一箱机务擦飞机用的棉抹布，强大的求生欲让我把大块的抹布盖在身上，蜷在座椅里。一个架次下来，两位飞行员说这次航路上的颠簸连他们都少见，谈笑间他们完成了这次的增雨工作，而那个飞机上的女生在落地后拎着几个塑料袋说：“好饿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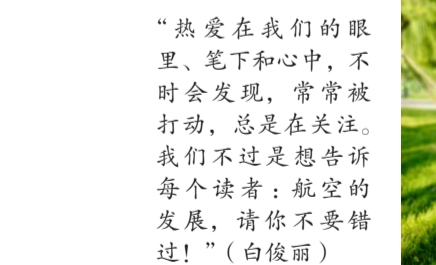
有了人工增雨的经历，就好像拿到机组的通行证，在参加珠峰地区物探任务时，没有人再往我手里塞塑料袋。起飞前于哥说测区内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四座。飞入测区，窗外是连绵的雪山，于哥告诉我这是珠穆朗玛峰，那是马卡鲁峰，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些山峰都长得一样。经历长达6小时的飞行和让我有点失望的几次颠簸后，飞机开始返航，就在接近贡嘎机场的时候，突然一个失重让我心头一紧：“坏了，没带塑料袋”，不过还好我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很多人羡慕我能跟机采访，只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在硕大的机舱里“人后受罪”的样子。不要小看这塑料袋，兜里揣着它，我才更体会到通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所吃的苦。

每次跟飞前我都会悄悄地揣个塑料袋，并立一个小小的目标，这个故事得写好。

在“党建+”系列活动之“与型号总师面对面”活动现场，试飞中心记者们正在仔细研究拍摄的角度和画面要求。

“热爱在我们的眼里、笔下和心中，不时会发现，常常被打动，总是在关注。我们不过是想告诉每个读者：航空的发展，请你不要错过！”（白俊丽）



裴根

大家好，我叫裴根，是航空工业哈飞党建文宣部的一名编辑记者。我是一名记者，更是一名“技”者。1988年出生的我是一名“老编”，也是一名小编。记者节将近，我给大家带来一段才艺，说脱口秀。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带来正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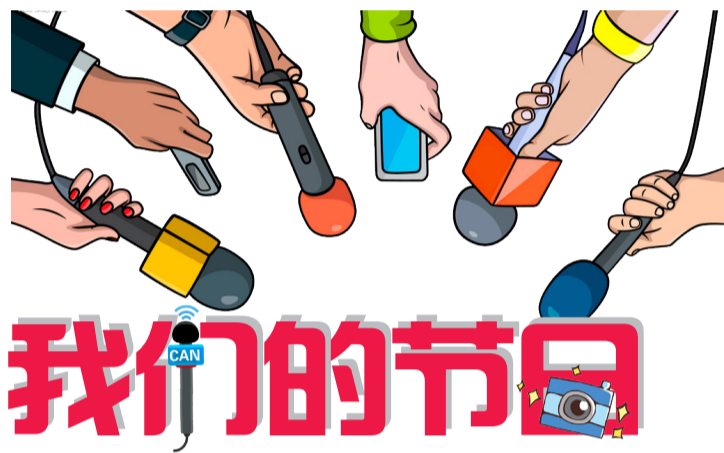
N项全能，我有特技。曾几何时，我以为做记者，写好稿子就可以了。但后来我发现，大谬！想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N项全能。首先，我工作证上的职务就是编辑记者，技能天然+1。后来我又做起了新媒体，技能必须再次升级。在拍照、写稿的基础上，我又学会拍视频、写脚本、写文案、策划、导演、唱歌、跳舞等N多技能，推出了很多广受关注的作品。那个回道“技多不压身”，但是它费头发呀。作为新媒体时代的记者和小编，不仅要创作还要创新，才能传而到达，把更多正能量传递给受众。很多个夜晚，我可以这样形容我和我的同事们：“春眠不觉晓，明天要交稿。夜来打声字，头发掉不少。”虽然工作会很苦，但当作品受到认可时还是非常开心的。后来的后来，我的技能又增多了。比如写个小品，写个八百字的长诗，写个话剧……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觉得记者是无所不能的。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名职工的电话：“小编，我捡到一只鸟。一查百度，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交给谁好！”那一刻，

记者与“技”者

我深深地感觉到，嗯！我的技能还有待提高……

花式采访，我有演技。采访是一门技能，采访过程中既要记录文字又要拍好照片。当然除了这两项技能，还需要演技来辅助。比如，我们经常需要按采访提纲向被采访人提问，但对方有时会答非所问，这个时候就需要记者的演技了。虽然对方的回答对你的写作毫无用处，但是你的双眼一定要紧紧盯住对方的双眼，作全神贯注状，并且还要在本子上飞速记录，然后再循序渐进地诱导他，回到正常轨道。这个过程演技要力求真实，因为你的不耐烦可能会伤到对方的心，而这是万万不能的。再比如，拍一张人物照时，对方的表情和姿势不对，这时你就需要挺上去，把他应该有的表情和姿势演出来，最好惟妙惟肖，对方才能学得又好又快。所以我学过，男职工、女职工，老人和小孩儿……

控制情绪，我有绝技。作为一名记者兼小编，我始终认为控制情绪是一门必要的技



我们的节日

每天，我们都在写别人的故事。一个个文字的推敲、一帧帧画面的完善，我们马不停蹄，日夜奔忙。感谢每一位记录中国航空工业进程的你和我。

向依和朱锋在脱贫一线采访扶贫事迹。



赵晨在扶贫点水井村拍摄。



沈阳所摄影老师冒雪进行拍摄。



李慧和李宁在珠海航展上采访拍摄。



雪中，许伟用镜头记录下航空人坚守一线奋斗的身影。



在不同的采访中记录航空工业人的点滴。



事汇编成《墨溪脱贫记》，得到大家的肯定与赞许，我觉得这48小时意义非凡。多年以后，我也可以向我的孩子骄傲地说：“你妈妈当年也是参与过脱贫攻坚的人儿！”

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从人文的层面对飞行有更深刻的理解，回到更根本处去思索直升机的价值，所有事业的终极意义都是服务与超越，服务于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向往，超越现实面向更无边的希冀与探索。工作或是生活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片云，南山上一片云，萦绕在山林间，偃着蓝天里的那些飞翔的精灵。

飞行的旋律



刘瑾

其实我从小并没有飞行的梦想，最开始选择航空，选择到地处江西景德镇的航空工业直升机所，源于多年前一份深刻的友情。二十年前，一位高中同学考上了飞行员。上大学时，他也不厌其烦地与我们畅聊日常训练的各种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的热血激情，坚不可摧的意志斗志，极限无边、驰骋蓝天的骄傲，令我神往。

但我学的是金融专业，离飞行真的很远。而一次偶然的机缘，又让我向那份冥冥中的直觉靠近了一步。2003年“非典”时，我正在为找工作而踟蹰，外地的很多单位因为疫情取消了面试，我却意外收到了一份来自景德镇直升机设计研究所的面试通知。多年以后，当我和同事们说起这次经历时，总是不无骄傲地说：“他们在‘非典’特殊的时候来武汉招聘，看来我和直升机所真的有缘。”

入所后在人力资源部工作了六七年，对直升机和直升机人的感受，逐渐由最初的神秘新鲜而变成日常的习惯。我甚至都只在试验厂房看到静态的直升机，而无缘去外场看看它飞翔的姿态，飞行好像在我的生活之中，却又并不鲜活。

于是，我准备给生活来一次新的挑战。2012年，并不年轻的我竞聘到了企业文化部，想到科研第一线体味直升机的人生况味，更近距离地接触直升机飞行的辽阔。到企业文化部半年多，领导给了我一个到外场拍照采访的任务——参与AC313高海拔试飞任务。第一次去外场兴奋不已，却未预知其中的艰辛，我和同事周源一人背着相机，一人背着摄像机，开始近六个小时的爬山历程。记得那是一月严冬，我们穿着厚重的大棉袄拾级而上，半个多小时下来，汗水湿透衣背。爬到山顶，才发现只有漏风的铁皮小屋可以入住，没有地方洗澡，床上的棉被久未清洗已成硬块，晚上还时时听见老鼠的吱吱声。

“就你一个女生，上山来干嘛呢？”技术员们都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我则自得其乐，企盼着看试飞的那一刻，早已把恶劣的生活条件抛到脑后。山上的天气阴晴不定，经过多日调试，AC313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开始了轻盈的飞翔，我远远地注视着它的身姿，从各个角度专注拍摄，离地、升空、前飞、侧飞、悬停，仔细地打量，真切地体味。不少徒步攀登的“驴友”也驻足观看，一片欢呼声中，心中骤然升起一份明媚的骄傲。我也终于能够理解，很多设计师在型号首飞的即刻为何泪如雨下。

飞行的意义不止于此。在企业文化部，我曾采访过老中青科研人员，他们和我讲述的直升机飞行故事，各俱风味。集团特级专家胡和平近三十年里致力于直升机旋翼的研究，在代表第四代旋翼技术的无轴承旋翼验证机悬停试验中，他说出最诗意的赞叹：“今天的飞行真是漂亮啊，像一叶轻舟一样！”设计师邱良军与直升机结缘，来源于汶川大地震的感触。他曾经诗意地写道：“他们那么盼望那只带着旋翼翅膀的大鸟降下来，送来生的希望。”也就是那一双双渴求的眼睛，让他放弃了保研、出国等多个优渥的条件，执着地沉浸于直升机关键技术研究；每个直升机设计师都有一个飞行梦想，2018年5月，陈敏、马成江、陈圆三个设计员成为直升机所首批获得直升机飞行执照的试飞工程师，三个月的培训艰苦却磨砺了品格，他们感叹，飞行比想象中的困难，却也给了人更极限的挑战和更自由的驰骋。

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从人文的层面对飞行有更深刻的理解，回到更根本处去思索直升机的价值，所有事业的终极意义都是服务与超越，服务于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向往，超越现实面向更无边的希冀与探索。工作或是生活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片云，南山上一片云，萦绕在山林间，偃着蓝天里的那些飞翔的精灵。

300公里，48小时跨越扶贫工作的三年

黄薇

300公里，高铁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但山路十八弯的贫困地区却要颠簸五六个小时。48小时，也许只是平凡工作中最普通不过的两天，或者是旅途中从一个景点切换到另一个景点所花费的时间，但于我而言，我曾经历过的这300公里、48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旅程”。

得到机会，我与同事一起到墨溪村进行实地采访。彼时正值疫情刚好好转但尚未完全解除，我们背上摄影装备、戴上口罩踏上了去往墨溪村的汽车。

到达墨溪村时已经将近下午两点，我们匆匆扒了几口饭后就在扶贫工作队队长陈秋生的带领下“走村串户”，了解不为人知的扶贫故事。我们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邹新作，他是思

想脱贫的典范，这两年靠养羊脱贫致富。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带着7岁的孙女和5岁的孙子在山上放羊。两个孩子随着羊群打打闹闹，天真烂漫的脸上满是幸福的笑意。为了把这个场景呈现出来，我们拿出了无人机。但没想到无人机噪音太大吓坏了山羊宝宝们，它们四处乱窜，场面一度失控。无人机飞得太高拍不到羊群，飞得太低又吓着羊群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尝试，我们始终都没有拍到特别满意的照片。“只能靠我的文字描写能力和读者强大的联想力了。”我对同伴无奈地说道。

接下来我们背着几十斤的摄影设备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一户一户地探访贫困户。水泥路只铺到了半山腰，剩下的山路坑坑洼洼，里面还有前几天下过雨的积水，我们相互搀扶着一路小心翼翼地上山，好几次都差点摔倒。这样危险的路况扶贫工作队一走就是三年，我

心里顿时对他们油然而生几分敬意。

夜幕降临我们回到住处，同事清理相机里的照片，我就梳理当天的采访内容，拉着陈队长收集故事素材。“陈队长您下午说的那座石桥，能跟我再详细地讲讲吗？”“您进驻墨溪村后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遇到了什么让您最委屈的事情？”“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墨溪村种植玉竹的呢？”……这一聊就聊到深夜。收工后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窗外繁星点点，枕下溪水潺潺，而我一直还沉浸在一个个故事的脉络中，描绘着《墨溪脱贫记》的雏形，思考着如何让“它们”更真实、更生动。

48小时，我们来回翻越了十几个山头，实地采访了15户贫困户。时间短、任务紧、条件差，但这些困难跟扎根在墨溪村近三年的扶贫工作相比不足一谈。回来后，我将长沙院三年来的扶贫举措和成效浓缩成了11个扶贫小故